

中华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记农民的好医生李永茂
知识分子的楷模
蒋筑英

吉林人民出版社

2



.53

0-4

农民需要我，我的事业在农村。

——李永茂

李永茂，一个多么平凡的名字，也许你们以前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可是如果你看了他的故事、他的不平凡的事迹，你们将会了解他、崇敬他，并被他的精神深深感动。

他是一名普通农民的儿子，从小就生活在农村。本来他有一个和美的家庭，勤劳的父母和两个天真可爱的小妹妹。可不幸的是，两个妹妹先后染病，他家住的农村十分贫穷、落后，缺医少药。连一个正规的卫生所也没有。两个妹妹就这样夭折了。这给李永茂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呀！看着父母悲痛欲绝的样子，他暗暗地立下决心，一定要当一名为农民治病救命的医生。

父亲知道了他的想法，他和母亲都非常支持李永茂。就在当时家庭环境很艰苦，家里又需要劳动力的情况下，送小永茂去念小学，又在九台县读了初中、高中。李永茂心中有了目标，就有了无限的动力，他克服重重困难，学习十分刻苦。终于功夫不负苦心人，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吉林省白求恩医科大学。

1970年，李永茂在白求恩医科大学毕业了。他没有忘记孩提时代的诺言，主动申请回到了生养他的故乡——九台县，来到全县最偏僻落后也是最缺少医生的三台公社的卫生院，实现了他自己作为一名乡村医生的愿望。

刚刚回到家里，父母亲对他的学成归来都十分高兴。李妈妈看见儿子终于长大成材，百感交集。她拉着儿子的手说：“永茂，你终于出息了，当上大医生了。你上学期间，乡亲们大事小情都照顾我们哪！这下你回来了，就在咱家乡给乡亲们看病吧。要是你两个妹

妹活着时村里有个像样的医生有多好啊！”说着说着，泪水不禁淌了下来。

李永茂看着爸爸妈妈，心潮起伏，暗暗下定决心，一定不能辜负亲人们的愿望。

三台公社的乡亲们听说李永茂从城里学成回来当了大医生，都高兴得奔走相告。大家热情地迎接李永茂，有的帮他扛行李，有的给他收拾宿舍，问长问短。看见乡亲们对他寄予这么大的希望，李永茂心里更加不平静。

他心想：这回我一定要把我所学过的所有知识和技术都发挥出来，为乡亲们解除病痛。为了家乡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我要贡献出我的整个青春年华、我的毕生精力。

可是想的容易，做起来还真的遇到了很多的难题。

在白求恩医科大学学习期间，李永茂重点学习的是外科。对于外科疾病的诊治处理，他还能得心应手，对于简单的内科疾病，给开点药，打打针，也能应付得来。可在三台

公社，干部群众最大的疾苦，最盼望李永茂解决的问题，却不是那些内外科疾病，而是妇女生孩子难产的问题。

当时三台公社是地甲病的重灾区，妇女很大一部分身材矮小，骨盆狭窄；导致了难产的发生率非常高。可当时李永茂所在的卫生院却连个助产士也没有。快要临产的产妇，有时候把孩子生在了医院的走廊里，有时候生在转院的火车上，死在路旁的事也时有发生。有时一死就是母婴两人，情景非常悲惨。

李永茂的理想是要像白求恩大夫一样，做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可现在他的志向却与农民兄弟的需要产生了矛盾。怎么办？他有些茫然若失了。后来，几个活生生血淋淋的事实改变了李永茂的志向。

记得那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发生的事情。

一个冬日的傍晚。太阳已经落山了，西边的天际还凝聚着一团红色的霞光，白皑皑的雪地一望无际。在崎岖不平的田间小路旁

和山岗的斜坡处露出片片灰色的枯木丛，显得那样沉寂，那样没有生气。

李永茂往诊回来，发现雪地上有一道鲜红的血迹，在暮色的映照下血红血红的，十分刺目。他大吃一惊，急忙向着血迹的方向跑去。只见不远处，一张马拉的爬犁还吃力地在雪地上向前行进。他急忙加快了脚步撵上去。只见爬犁上躺着一个人。血，不断从那个病人盖着的棉被里渗出来的。

“这是怎么了？”李永茂忙问赶爬犁的人。

“唉，我媳妇难产，大流血不止呀！”赶爬犁的农民叹着气说。

“那你怎么不往咱们卫生院送啊？”

“卫生院的大夫说他治不了，叫我赶紧往县里送。你说这大雪泼天的，这100多里的路程，可啥时候才能送到哇？”话没说完，这纯朴壮实的农村汉子的眼里已经涌上了泪水。那饱含泪水的双眼里，流露出的是乞求，是哀愁，是无可奈何。

看着他悲怆无助的表情，李永茂的脸上

一阵阵的发烧，他没敢说自己就是医生，只是告诉他：“你就快点走吧，再晚就更耽误了。”

马拉的爬犁渐渐远去了，李永茂的心仿佛也被那马拉爬犁牵走了。晚霞转眼间消失了，代替它的是一抹灰色的浮云。天空中几只黑色的鸟儿的叫声，像是孩子凄惨的哭泣。一阵寒刺刺的西北风吹过来，雪不知什么时候纷纷扬扬地下了起来，渐渐地雪花已不是从前的飞舞形状了，而是重重叠叠，一层又一层像扯碎了的棉花团，让人心里格外沉闷；天连地，地连天白茫茫的一片。

李永茂站在雪地上，雪片无声地落在他的衣衫上、头上，沾在眼睫上、眉毛上，化成水珠，像泪水一样顺着脸颊滴滴。可他却并没有感到寒风的凛冽和雪花的狂舞。他久久地站在原地，胸中感到空荡荡的。

第二天，噩耗传来，母婴二人都死在了半路上，抛下了丈夫和一个未满3岁嗷嗷待哺的女儿。一个本来是多么幸福美满的家庭，

就这样解体了。

还有一次，是一个年三十儿的上午，李永茂没有回家忙活过年的事情，而是在医院里值班。外面不断传来“呼叭”的爆竹声，传送着丰收了的人们按捺不住的喜悦。

李永茂刚刚为一个患了冻疮的农民做了消毒、上药、包扎的处置。望着窗外飞舞的雪花，像小小的白羽毛，像吹落的梨花瓣，雪花洋洋洒洒的在空中飘落。

这时，传来了一阵阵急促有力的敲门声。他打开门一看，门外老老少少的站了好几个人。两个年轻的农民抬着一个门板做成的担架，上面躺着一个大肚子的产妇，正痛苦地在床板上呻吟着，让人听着心里发寒。在旁边站着两位老太太，似乎比产妇还要痛苦。大概是她的母亲和婆婆吧。后面还跟着一位老汉。

为首的产妇的丈夫焦急地说：“大夫，你快救救她吧，我媳妇第一胎生产，就是难产，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们两家可怎么活

呀！”大滴大滴的汗珠从她那黝黑的脸膛上流了下来。

李永茂见此情景，急忙让他们把产妇放在病床上。由于他自己在妇产科这方面也是门外汉，所以心里很是焦急。可他想到比自己更焦急的产妇的家属们，他让自己镇定下来。

他根据自己掌握的医学知识，经过了整整一天的紧张抢救，李永茂终于帮助产妇把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子生了下来。产妇憔悴的脸上泛起了笑容。

丈夫捧着大声啼哭的儿子，激动的泪水滴滴在孩子细嫩的小脸上。两位母亲和公公的笑声，更是响彻了整个产房。连傍晚窗外的爆竹声也被淹没了。

产妇的亲人对李永茂十分感激，老公公握着李永茂的手说：“大夫呀，可让我们怎么感谢你呢？你让我们家有了后了，你是咱全家的救命恩人哪。”

此时，李永茂心里充满了幸福，他把这

一家人送出了门外。天边，一弯新月从山顶上升起来，水一般的清光，照亮了村落，洗去了树林的阴影。远处的灯光闪闪烁烁，如星光一般，若继若续，似明似暗的飘荡着。鞭炮声、锣鼓声、欢笑声震荡天空。

望着他们一行人远去的背影，李永茂心里深深地感到一个大夫肩负责任的重大。

这些事情给李永茂的震动太大了。一连几天李永茂吃不好，睡不好。那位雪地里的农民哀怜的目光和雪地上殷红的血迹，一次又一次地在他的脑海中浮现。他仿佛听见了那未满3岁的女儿拽着爸爸的衣角哭着喊着要妈妈的声音。一会儿，他又仿佛看到了年轻的父亲怀抱婴儿流露出的激动眼神和乡亲们无限感激的目光。作为一名医生的他，没有比因自己无能为力而使患者走向死亡更痛苦的了。也没有比从死亡之线上抢救出母子的生命更令人幸福的了。

李永茂一遍遍地在想：是这里的土地和人民养大了自己；是他们给他提供了一种人

生的契机，使他如愿地从事自己所钟爱的医学事业；是党和国家培养了他，使他由一个一无所知的农民的儿子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大学生。如果他不全力地回报，怎能对得起党和人民的养育之恩呢？人生的旅程时刻都有起跑点，重要的是首先能战胜自己，并将精神提升到不断发展着的生活所要求的那种高度，才能跟着生活进入新的境界。

经过一番思索的李永茂，他的内心世界此时又亮丽起来，他下决心站在妇产科的起跑线上，当好一名妇产科医生。他要使乡村的姐妹们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他要让这里的人们摆脱妇女难产带给他们的痛苦。

万事开头难。李永茂在大学期间主修的是外科，虽说对妇科方面的知识略知一二，但也只是一些肤浅的东西，再加上他所在的医院地处偏远的乡村，医疗条件相当落后，更谈不上积累什么临床经验了。于是，他起早贪黑，废寝忘食地学习妇产科理论，查阅大量的资料，经验不足就去找他的老师请教。在

短短的三个月内，他曾经先后 13 次骑车到 250 华里以外的长春市妇产科医院和医大二院找老师请教。每逢星期日，当人们还沉浸在梦乡中时，此时的李永茂已经在通往长春市的公路上了。

那时从三台到长春的往返车票还不到 5 元钱，但这对月工资只有 40 元的李永茂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他只好骑自行车去。为了能在中午前赶到长春，他顾不上吃早饭，拿几块干粮放在提兜里。途中饿了就咬上几口，渴了也顾不上喝水。

这些困难对他来说都算不了什么。在长春市的大医院里，他虚心地向老师和同行们请教和学习，他攻克了一道道理论上和技术上的难题。老师和同行们被他的敬业精神深深感动了。都主动帮助他，给他提供学习和实习的机会，由于第二天还有工作，在掠夺式地学习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后，他不得不连夜赶回三台。

从三台到长春一个来回就是 500 多华

里，真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每去一次他都累得精疲力尽，倒在炕上浑身像散了架子一样。可这点困难在李永茂眼里又算得了什么呢？每当那一幕幕惨剧在他的脑海中浮现时，他感觉这艰辛的劳动是他生活的必需。对于一个原来一无所知的农民的儿子来说，此时不正是需要他回报的时候吗？想到事业的需要、农民的期望，他浑身又充满了力量，他热爱这片肥沃的土地，他更热爱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淳朴的农民。

就这样，经过三个月的艰辛的努力，李永茂初步掌握了妇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和治疗，并逐步攻克了妇产科方面的许多难关。与此同时，许多实际问题又向他涌来。

由于李永茂所在的地区远离城市，医疗条件十分差，妇女生孩子都在家里进行，所采取的方法都很古老和落后，再加上人们的愚昧和落后，酿成了许多悲剧。

记得李永茂第一个去接生的人家姓董，刚到他家时，当时的情景使他愣住了。

破烂的炕席被卷到了一边，产妇就躺在土炕上，周围撒着刚从灶坑里挖出的柴灰，血流得到处都是，一张失血的脸和抽搐的四肢，使人目不忍睹。接生婆和一帮妇女正拽着产妇的头发往上拉，并趴在产妇的耳边拼命地喊。李永茂见此情景，心里像刀绞一样难受，这种情况也不容他多想，马上去制止他们。

在产妇家属的配合下，他把产妇放到了干净的地方，经过李永茂的仔细检查和在长春的临床经验确诊为胎盘残留。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和处置，取出了残留在宫腔的胎盘，挽救了产妇的生命，而此时已是次日的凌晨了。

产妇的一家人感动得不知如何才好，如果按照过去的老法子，产妇肯定是九死一生。

这家的男主人颤微微地拉着李永茂的手已是泣不成声，李永茂望着产妇在安静和祥和睡去，心里得到了一丝安慰，同时他又觉得压在他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人们奔走相告李永茂的妙手回春，一时

间李永茂成了三台乡的焦点人物，人们说：“别看李大夫是年轻小伙子，在长春学过绝招，十个接生婆也不顶他一个。”其实，像这样的病，在大城市的医院里根本算不了什么，只是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太落后了。

只有劳动才能使人在生活中强大。不论什么人，最终还是要崇尚那些能用双手创造生活的劳动者。如何对待劳动，这是人生最基本的课题，对于年轻的李永茂来说，他已在自己人生的交响乐中谱下了完美的前奏曲，为掀开新的乐章奠定了坚强的思想基础。

从这以后，十里八村的产妇生孩子，都纷纷来找李永茂，李永茂也就从此干上了妇产科这一行。三台乡因为偏僻落后，人口居住不集中，这给李永茂行医带来了许多不便。但对于立志扎根山村的他来说这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在三台工作期间，李永茂优良的医术和医德远近闻名，许多患者慕名登门拜访，无论谁来求医，他都热心对待每一位病人。除此之外，他还经常送医送药上门，解

决了边远山村人们求医问药的实际困难。那时候，李永茂大多数时间是吃在农民家，住在农民家，与农民兄弟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无论是三九严冬还是酷暑盛夏，无论是雪花纷飞还是大雨瓢泼，都没有动摇李永茂在三台乡行医的信念，冬天一身雪，夏天一身泥，经常爬山越岭，渡江涉河，他走遍了三台乡的山山水水，走遍了全乡 5200 多户农民的家。十年往诊的路程，估算一下有 6 万多公里。这不平凡的十年，这不平凡的 6 万公里，论述了一名医务工作者不平凡的人生道路。

记得有一次，李永茂到三台乡一个偏僻的村子出诊，天没亮就出了家门，忙活了一天，下午 5 点，拖着疲惫的身子准备回家吃饭。这时，张家大队一个姓李的农民跑来了，说他妻子难产，李永茂顾不上吃饭，急忙赶到他家。由于胎儿大，再加上他的妻子非常虚弱，产妇处于危险之中。但李永茂镇定自若，凭他几年来经验，在医疗和卫生条件很差的情况下，母子双双平安。

李永茂工作起来便忘了自己，一阵紧张的工作过后，已是半夜了。他感到一阵阵的头昏，浑身无力，一量体温 38.5℃。这时李永茂才意识到自己感冒了，他支撑着身子回到家，吃了片索密痛，就倒在了炕上。

大约凌晨 2 点，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李永茂从朦胧中惊醒，原来套子里 5 队一个妇女难产大流血，情况十分危急。他也顾不得自己有病在身，急忙起来穿衣服，谁知刚下地，就觉得一阵头晕，晃了几晃才站稳，此时的他也是个病人啊！他也需要卧床休息，但李永茂仿佛听到了产妇痛苦的呻吟，看到了那张失血的脸，一种责任感和力量促使他重新振作起来。

他妻子见他虚弱的身体，担心地说：“你病成这样能行吗？”

李永茂咬咬牙说：“没事，不去，会死人的。”

于是，他又背上药箱，直奔十里之外的套子里乡。如果在平时，这十里路在李永茂